

弯弯的彩虹

周彦斌



I 253

740

弯弯的彩虹

周彦斌

辽宁大学出版社

一九九一年·沈阳

责任编辑 李文禄

封面设计 刘桂湘

责任校对 谢智慧

弯弯的彩虹

周彦斌

◆

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崇山中路66号)

朝阳新华印刷厂分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8.25 字数: 170千

1991年3月第1版

1991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500

◆

ISBN 7-5610-1568-2

I·232 定价: 3.50元

(辽)第9号

序

浪 波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历史是不可忘记的，惟其如此，才能把握现在，创造未来。

友人向我推荐《弯弯的彩虹》这本纪实文学，说作者如何在工作之余广泛搜求，埋头写作，以质朴实在的语言录下历史一些感人的片断，是多么难能可贵。我相信他的话，并答应他的要求，写上几句粗浅的感受，算作这本书的“序言”。

一本书的序言，正如我们在某一名胜古迹入口处买的那本“导游”。有它，方便，草草一看，便知里边的大概；没有它，也行，反正是要进去看的。

光阴荏苒，曾几何时，像我这样六、七十年代文学界的小字辈，不觉间渐入老境，常常被青年作者称为“老师”。

“师”不敢当，“老”却是不可否认的。多活了几十年，也就多了一点阅历，与年轻的同志比较，也就更多的了解一点历史，知道一些我们国家的过去，党的过去，人民的过去，军队的过去。这些虽非亲身所历，但毕竟发生在自己生活过的那些岁月，因而总会比后之来者了解得更多一点，更深一点。

今天的青年人更有必要了解过去。不然，就不会真正理

解“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句话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我们应当知道今天的一切如何来之不易，因而就要更加珍惜它，用我们的热血和生命保卫它；但是我们绝不可满足于已经达到的目标，要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还要一代人、几代人的奋斗、奉献和牺牲。

任重道远！

读过这本书，掩卷沉思，我似乎听到历史从昨天走来的沉重的足音，似乎看见时代向明天迈进的坚定的步伐。

千万不要忘记过去，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一定要牢牢把握今天，失去今天也就失去了未来。

这就是《弯弯的彩虹》给我的启发。

因此，我把此书向读者推荐，希望各位喜欢它，并从中得到某些教益。

1991年初秋

目 录

序.....	浪波 (1)
逼婚者的悲剧.....	(1)
围城大战.....	(10)
陈少敏的抉择.....	(27)
节振国打擂.....	(37)
冀南少侠.....	(55)
静谧的沙滩.....	(69)
将军寻孤.....	(85)
东进纵队下冀南.....	(102)
弯弯的彩虹.....	(113)
床前明月光.....	(122)
五分钟的选择.....	(130)
多雪的冬天.....	(135)
兵来猪挡.....	(144)
深深的古井旁.....	(152)
她与刘胡兰同岁.....	(157)
让后人去评说.....	(166)
安得广厦千万间.....	(187)
“西伯利亚”风.....	(199)

暖流.....	(203)
惊涛裂岸.....	(214)
平凡与神奇之间.....	(238)
瑯琊山下北京人.....	(242)

（一） 杂 著

（1）.....	中国文学史
（01）.....	文学理论
（72）.....	文学批评
（74）.....	文学史论
（85）.....	文学名著
（90）.....	文学流派
（98）.....	文学思潮
（201）.....	文学创作
（204）.....	文学欣赏
（224）.....	文学翻译
（254）.....	文学研究
（264）.....	文学评论
（264）.....	文学史论
（304）.....	文学名著
（324）.....	文学流派
（724）.....	文学思潮
（004）.....	文学创作
（784）.....	文学欣赏
（004）.....	文学翻译

逼婚者的悲剧

1937年9月。

延安。

初秋之夜，金风送爽。波光闪烁的延河水畔，明月当空照，清泉石上流，幽远中显得静谧，恬静中略呈神秘。

月光将一对男女投影在水中，颤颤、悠悠。

阔大的原野上，偶尔传来间断的啁啾细语。突然，音提到高八度，怒喝声继之而起。随着“砰砰”两声枪响之后，一切又都沉静下来。

若隐若现地相随在这对男女身后的一个年轻人，飞快地跨上马背，驰向远处的驻地。

延河咆哮起来。宝塔俯下了愤怒的身影。延安喧嚣了。

轰动“陕甘宁边区”的因逼婚而枪杀女方的血案，始发于今夜。

开枪者：红军旅长黄克功。

河滩上，黄克功单腿跪在那女子身旁，他的眼前茫然一片，姑娘左胸前汨汨的血流，在他眼前摇晃。她那俏丽的脸庞，在月色的清辉中显现得一片朦胧。

姑娘姓刘名茜，“陕北公学”学生，一个正处在人生黄金年华的妙龄少女。

然而，瞬间她已成隔世人。

黄克功抬眼看了看那滔滔的延河水，他似乎想用清澈的流水将他心爱的姑娘的斑斑血迹冲洗干净。然而，他却并未抬起手来，甚至连那柄掉落在地的小巧的勃朗宁手枪也未捡起。是他的思维处在了停滞状态？是因身经百战的他见惯了尸体和鲜血而无动于衷？抑或是统帅千军万马的旅长此时竟也茫然不知所措？

他那牵着马尾随在后的警卫员，并未目睹事情的详细经过，他只听见并判断出他的首长是用他天天为之擦拭的小手枪杀了人。党纪军纪、人性良心，驱使着他飞马驰往营地，他必须将此案尽快报告上级。

对此，黄克功视而不见，也许他压根就想不到责任与后果了，他的思绪还在刚刚发生的那段时间中徜徉。

今天下午，刘茜给黄克功打来了电话，约他晚饭后到延河畔去一下。黄颇感意外，甚而竟大有受宠若惊之感。他和刘茜曾有过燃烧的热恋。然而，情人的心又是最敏感的，近一段时间来，他明显地感到，甚至于愿意为他献身的这个姑娘，其热情已明显地不及以前。他这个战场上的老将，在情场上却是新兵。他不知其所，更是无可奈何。值此惶惶然之际，刘茜的电话，无疑刺激了他中枢神经的兴奋点，他吹起口哨，将硬扎扎的胡须刮得光光，又刻意修饰了一番。当他们漫步在河滩上时，身任抗大6队队长的黄克功，早已将队里的工作安排妥当。他有权调遣队里的一切，但他却感到没有能力支配眼前的这个姑娘。

“小黄，我，我们俩……”还是刘茜打破了长时间的沉寂。

“怎么啦？”黄克功已预感到了不妙。

“我觉得我们不太合适。”

“当初你不是说过你爱我吗？”

“曾经爱过。”

“现在为什么不爱了？”

“不，为什么？”

黄克功木然而立，这四个字令他愠怒，令他愤懑，但他又无言可驳。是的，“不，为什么”这短短的一句颇含哲理的话，几乎能令古今的哲学家瞠目结舌。黄克功，这个识字不多的一介武夫，能何言以对？

他恨恨地望着她，他觉得她和当初的她几乎判若两人。

两个多月前，黄克功应陕北公学校长成仿吾、副校长兼党组书记李维汉之邀，去那里为学员作报告。黄是有名的红军战斗英雄，尤其是他的一件带有传奇色彩的轶事，在红军指战员中更是传为佳话：长征途经遵义时，黄部俘虏了几名国民党士兵，一次，一俘虏兵用一块假银元买了一家小铺中的卷烟，当小老板发觉银元是假的后，他站在行军队伍边上痛哭开了。他这个小本经营者如何能承受得了这种打击？时任营长的黄克功一见，当即掏出块大洋给了那老板，又随手将那假银元扔进左胸前的衣袋之中。真乃巧事天成，后来的一次战斗中，黄克功跃身在前，一阵弹雨泻来，他只觉得左胸部被重重地击了一下，几乎要向后栽倒。他以为这一下子完了，摸摸，没有血；看看，除衣服被穿了一个洞外，只有那枚假银元给枪弹打出了一个瘪瘪的坑窝。难道是老天爷……他这个红军指挥员，当然不甚相信会有这等奇事，但事后被众人一渲染，此事却就颇具神奇色彩了。

在陕北公学，黄克功的报告作得很精彩。尽管他的文化水平有限，没有什么动听的词句，但那一幕幕的战斗情景，

从这样一个亲历者的口中叙述出来，且相去时间又不太遥远，其动人的场景是可想而知了。

他又一次地体会到了英雄凯旋般的荣耀。

散会后，刘茜手拿笔记本，请黄克功给她题字留念，并戏谑地问：“如果没有那枚银元，你今天大概不能给我们题字留念了吧。”大胆而幽默，机敏又适中。周围的人们笑了，黄克功更有一种不可名状之感。

托尔斯泰断言：男女间，一个手势，一个眼神，甚至于有意无意间的一个细微的动作，都可能诱发爱情。

诚如所言，一来二往，他们两人终于步入了同一条爱河。

姑娘将一个少女所有的、能有的和应有的爱，都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给予了这位战斗英雄。

黄克功迷醉了，他以为爱情终生都将会这样伴随着他，那么，人生该是多么美好！

而今天，却为什么会不爱了？这到底是为什么？黄克功呆呆地看着眼前的刘茜，希望从她的脸上将这个问号拉直。

刘茜却越来越平静了。她并不去看眼前的这张男人面孔。面对水中的明月，她似在自言自语：“我们到此为止吧。”

“不行！”黄克功终于爆发了。他抓住姑娘的双肩：“你必须告诉我，你到底想干什么？”

姑娘愕然，但并不畏惧。世说仆人眼中无伟人，且他俩耳鬓厮磨日久，她早先对他的崇敬最终也没有转化为敬畏。

她挣不脱他那钳子般的双手。但她又不想告知他为什么，她不能告诉他。

世人皆有隐秘之事。姑娘的心更是秘中之百慕大。

当时的延安，对革命青年有着无限的魅力，他们为能够来延安，尤其是为能够进入红大、抗大、鲁艺等校学习，引为自豪和骄傲。

黄土高原上的这座古镇，迎来了无数血性饱满、追赶生活的热血男女。

就在此时，刘茜与一个略谙作曲的男子不期而遇。

在那个黄土高坡上，在那种只闻枪炮声、风沙声、凄苦饮泣声的岁月里，乐曲无疑成了天堂之音。

刘茜被那吹奏着“小夜曲”音响的丘比特神箭射中。那个未成的作曲家，一曲悲凉哀切的口哨，便将她的芳心带到了梦境中的伊甸园。

她移情别恋。

她曾有过比较、有过自责、有过忏悔。但黄克功毕竟是她的初恋情人，而初恋是难以忘怀的。她有过痛苦，但她同时又认定：初恋并不意味着就必须永恋。她反复体味，这才觉得对黄的感情是崇敬多于挚爱。崇敬令人驯从，挚爱方能使人奉献。她更认为：驯从乃人之本性，奉献则是情感的升华。对后者，她的奉献是甘心情愿的，那么，这才是倾心相爱。

她渴望得到爱，她觉得自己有权力选择爱，当她自问自答地将围绕着这一件事的所有问题都解答完毕后，这才定下心来，给黄克功打了电话。

只是，这位旅长还飘在五里雾中。

多情自古空余恨。

黄克功为情所困，为情所扰，为情而恨，为情生恼。

此时，他发着狠摇着刘茜的肩膀：“告诉我，你为什么要变心？”

“我不爱你了。”

“那你爱谁？”

“我爱我自己。”

“胡说！告诉你，你必须爱我，你必须和我结婚！”他的肝火开始上升，带兵打仗的味道出来了。

姑娘轻蔑地一笑，从上衣口袋中掏出了黄克功赠给她的那支美制派克金笔。那是在土地革命战争中的最后一仗——山城堡战役中，黄克功亲手缴获的战利品。那年月，一支金笔是何等的宝贵？当然，他是作为定情物送给她的。今天，她突然把它还给他，不就表明无情可言了吗？他恨恨地一把抓过钢笔，用力甩向了延河中。

刘茜的睫毛一挑，眼中掠过一丝惊诧，一丝慌乱，但那只是一瞬，转眼她就轻轻地叹了一口气，似乎一切都告结束了。她望了他一眼，那眼神告诉他，我要走了，再见！

“别动！”黄克功忽地掏出了腰间的手枪：“回去！我们立即去申请办理结婚！”

他的脑袋胀昏了，他迷迷糊糊，是习惯性地将面前的这个大活人当成了战场上相遇的“白狗子”？还是下意识地出手反击这个已伤害了他、甚至还要加害于他的“敌人”？转眼间，他便在明月流水之间“开辟”了一个小小的战场。

刘茜惊呼一声，不由自主地踉跄后退了两步。她那睁大的眼睛和颤动的嘴唇，似乎要将压抑在心中的一切都爆发出来，却又人急无语，说不出话来。

枪响前是死一般的寂静。

女子撒娇的天性，她认为他再无情无义、无法无天，也还不至于到了开枪打人程度的侥幸心理，以及她娇生惯养、素来任性的个性，无不促使她产生了仇恨和蔑视眼前这个男

人的情感，她只屑于“哼”了一声，便扭转身子，昂首而去。

“砰、砰”，身后枪响了，子弹毫不犹豫地穿过了刘茜的左胸膛。

她猛地向前扑倒，没能回首看一眼这座熟悉的宝塔山、这条令她为之神往的延河水，没能与这个向她展开了绚丽色彩的世界道个别，她便去了。

勃朗宁手枪静静地卧在沙滩上。

延河水，似一张布满皱纹的脸庞，闹笑着向前流去。

黄克功的警卫员，那个在身后远远相随着的小战士，跃马驰回抗大，立即向副校长罗瑞卿报告。

“抗大”的前身是“红大”，即“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它创办于1936年6月1日。后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于1937年春，又把“红大”正式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即驰名于世的“抗大”。校长林彪，副校长刘伯承，教育长为罗瑞卿。不久，林彪被任命为一一五师师长，刘伯承也前往一一九师师长任上，相继离开了抗大。

学校的实际工作由教育长罗瑞卿主持。

黄克功逼婚杀人？抗大惊呆了，有人相信，更多的却是难以置信。

尸体，最终打破了人们的疑团。

黄克功自己走回了校舍。他无保留地交待了事情的全部过程，他既未想逃跑，也没打算隐瞒。

紧急会议，在深夜的抗大窑洞中召开。

政治部主任莫文骅、副主任胡耀邦、训练部长刘亚楼、校务部长杨立三等立即赶来，罗瑞卿主持会议。

愤怒加谴责，悲切更痛心。沉闷的气氛使紧急召开的会议平添了一种压抑感。

自建军以来，在共产党的军队里，何曾见闻过这种明目张胆的犯罪？而今夜，它竟又恰恰爆发在享有盛誉的抗大中，按古今之律：杀人者偿命。黄克功当斩。

但是，抗大的人是随便杀得的吗？且不说这个杀人者还是个战功赫赫的红军旅长，刚刚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战斗英雄。

罗瑞卿当机立断，将会议结果立即报告中央。

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在接到中央领导的批复后，一刻也未停留，当即逮捕了黄克功。

延安，又一次掀起了轩然大波。

主杀者有之。

主留者亦有之。

前者以老同志为主，他们愤恨黄克功恃功自傲，目无王法；你纵有功，又岂能居功自傲？如果别人杀了你的姐妹，你又作何想？

后者以青年人为多：男女之间的事，说不清，道不白；现又死无对证，而且人死不可再生，大敌当前，与其先杀营中大将，不如让他戴罪立功；不死算他命大，战死则诸事皆消。

黄克功命将如何？

他当下便给毛泽东写了信：他认罪并服罪。只是，他不想死在自己人的手里，不想葬身于曾令他神往的宝塔山下、延河水畔。在漫漫万里征途上，在与无数匪兵的激战中，他那堂堂一躯、凛凛一表，铮铮铁骨、嘭嘭虎威，无不令顽敌胆寒，使战友勇增。他从未吝惜生命，但他也决不愿轻易地抛洒热血。他没有向毛泽东申诉免除一死的理由和要求，他却

出人意料地提出：给我一挺机枪，我要到抗日前线去，和日本鬼子血战。打不死再战，战死为算。

“而且，我不会逃跑，更不会调转枪口……”

人们相信。没有理由不信。更找不到不信的理由：他会犯罪，但他却决不会背叛。

黄克功的信，在毛泽东的手中显得特别重。

秋收起义，井冈山斗争，四渡赤水，遵义战役，无数次血的战斗，黄克功万里征战，屡建殊功，实在是不可多得的一员虎将。

毛泽东惋惜、痛心悲愤。他眼盯着桌上黄克功的那封短信，忽地拎起毛笔，在纸上笔走龙蛇，一泻数百言，最后特嘱：将此信当着黄克功本人的面向公判大会宣读。

信致高等法院雷经天院长：

“……黄克功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因此中央与军委便不得不根据他的罪恶行为，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

法庭肃穆、庄严，鸦雀无声。

雷经天宣布：判处黄克功死刑，立即执行。

黄克功默然佇立，那攒动的人头，那震耳的沸声，似乎都已距他十分遥远，十分遥远……

围城大战

1947年10月4日，我冀南军区司令部指挥下的某部，在围困了780天后，终于攻进了永年县城。

这已是一座人间地狱，原有3万多人口的府城，大街小巷已空无人影，鸡猪狗羊全无踪迹。残垣断壁内，横七竖八地到处都是骨瘦如柴的尸体。少数士兵，被攻城的流弹穿透了胸脯，死在一旁。有一5口之家，全部死在炕上，一只盛有一小口树叶糊糊的破碗倒在地上，是死去的5人谁也不忍心吃呢？抑或谁也没有气力去拿？从那扑俯在地的匪兵形态上看，又或许是他为了一碗树叶糊糊而开枪打死了这一家5口，自己则反被攻城者的枪弹所击中，而死在了抢食的途中。

人类的美与丑、善与恶、心慈与残忍……充分地呈现在这一幕上，组成了这样一个惨绝人寰的世界：它使人感到了庞贝古城覆灭前的挣扎，爱达佩斯宫葬身于野火中的绝望。

而永年城这黎明前的灾难，却是因为人类最为恐惧的饥饿所致，饥饿又是由于那些垂死挣扎者造成。城内不甘心失败的国民党匪军，靠着枪杆子强抢豪夺，取食活命。而这些被奴役的居民，他们等待的只是死亡，这是在匪军的控制之下、在滔滔水流之中，是在被围困了二年之久的永年府城。